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细菌战 > 论文

日本医学细菌档案揭秘

发布时间: 2010-09-19 点击次数: 719 作者: 李群

侵华日军细菌战解密文件显示,“731部队”研究成果移交美国。日本《产经新闻》2007年1月18日报道,原日军“细菌战研究”的真实情况。

美国国家档案局(位于马里兰州)公开了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对日机密文件,这些文件约10万页,内容是关于日军在“满州”(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细菌战研究情况。文件目录显示,其中包括石井四郎军医中将“731部队”成员接受个别问话的记录。另外,此次还公开了一份绝密文件,它可以证明据称向美军移交了细菌战研究成果的石井中将,是在1947年6月左右撰写了向美方提交的文件。

为调查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克林顿政府于1999年组建的记录工作委员会(IWG),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前身战略情报局(OSS)和曾经占领日本的盟军司令部(GHQ)收集的情报文件进行了分析,本月12日公开的内容就是这些档案文件的解密部分。

迄今为止,学者们也曾要求个别地公开美国掌握的有关细菌战的情报,但如此一次性地大量公开实属罕见。部分情报可以追溯到1934年,不过大多数情报出自1945年战争结束的前后几年。

档案文件内容多涉及“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从公开档案文件的概要看,关于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的那份文件也包括在其中。

文件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方面除一直警惕日本使用细菌武器外,还在战后进行过调查,以弄清日军是否在奉天(沈阳)的收容设施内对盟军俘虏实施过细菌试验。

日军大搞细菌战残杀大批中国居民,日军“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研制使用了可以传播鼠疫的炸弹。1940年7月,石井四郎亲率远征队一支,携带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开赴华中战区宁波一带进行细菌战。投入居民区的细菌造成宁波一带鼠疫流行。同时,“731部队”另一支远征队,携带130公斤的炭疽菌、副伤寒菌和鼠疫菌,到重庆及浙赣铁路干线一带进行细菌战,造成被污染地区传染病流行,大批居民死亡。日军还将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南京战俘营的3000名战俘食用,然后释放战俘,传播疾病。

1940年10月22日晨,日本“731部队”向宁波空投带菌食物。当天,宁波居民看见一架单翼日本飞机从东北方向低空飞翔而来,至开明街、东后街繁华闹市上空后,盘旋数圈,空投下许多小麦、面粉、栗子和传单,传单皆为宣扬日本之内容。如居民所猜测,这是日本“731部队”的细菌作战,其空投食物里掺和了大量鼠疫杆菌,日军在投下细菌后,正期待着大规模鼠疫的发生和蔓延。

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施行细菌战。11月4日拂晓,一架日军巨型飞机由东向西低飞而来,围着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区上空。日机在市区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物。空袭警报解除后,市民将这些东西扫集拢来,共约四五百斤,除由警察局取了一点存于玻璃瓶以备检验外,余尽焚毁。

一周后,鼠疫开始在常德蔓延极为迅速。在这一段时间常德死于鼠疫的达600多人。

1942年9月中旬,日军散布细菌祸及自身。杭州日本陆军医院塞满了沾染细菌的官兵,每日死亡3至5名日兵,这是日军进行细菌战得到的报应。6月中旬至8月末,在浙赣作战中,日军第1644部队曾用飞机装载霍乱、赤痢、鼠疫等各类细菌散布在浙江金华、兰溪一带的中国军队驻地及其后方,使无数中国军民染恶疾而死。由于中国军队撤退很快,日军进入散布地区,并在当地住宿,饮用附近的水,使很多日军官兵也受到传染。医院室外也铺上了席子,收容了几千患者。

从1944年至战争结束,美国把对日本进行细菌战的关注重点,放在摸清细菌武器开发状况和“731部队”的活动情况上。而从战争结束至1947年,则把重点放在通过询问“731部队”有关人员来获得研究成果上。

美国方面最为关注的是指挥“731部队”的石井中将。1945年12月的情报还记载了石井在千叶县家乡假装死亡的事情,1946年至1947年则有许多关于中将的报告和对他反复询问的档案记录。

据认为,石井为求保全自身和部下,向美国方面移交了细菌战研究成果,1947年6月20日的美军最高机密文件包含了符合这一说法的内容。

文件记载,“作为细菌武器计划的主要领导者石井,目前正在撰写涉及全部问题的材料。文件还包括他从战略、战术角度使用细菌武器的构思。估计它会揭示出石井20年的细菌武器的研究成果,他将在7月15日完成撰写工作”。

同一份文件还记载道,被藏在“日本南部山里”的“从受细菌感染的二百多人身上采集的八千多枚病理学标本”在1947年8月底之前被提供给美方。

美国一方面加快从日本收集情报,一方面强烈警惕其向苏联提供有关细菌战的情报。由于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苏联要求向其移交有关细菌战证据受阻。但此次公开的1948年4月的情报显示,约有30名“731部队”有关人员“在莫斯科近郊从事细菌武器研究项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中国建立的细菌战部队,除设在哈尔滨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外,还有设在北平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字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荣”字1644部队于1939年设立),设在广东的“南支那防疫给水部”(“波”字8604部队)和设在新加坡的“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威”字或“冈”字9402部队)。这些部队,除“731部队”早在1936年就由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奉天皇敕令建立外,都是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在1939年至1941年间设立的,核心人物都是罪恶的细菌战组织者石井四郎及其属下的军医官们。在这些部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731部队”,这些细菌部队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战部队。

现在,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各藏有一张1644部队本部的位置及平面图。据美国档案官记载,该部队地处中山东路北,路南是明故宫飞机场,该部队的范围分别用A、B、C、D、E、F、G、H、I、J、K、L、M、M-1和N标明。

中国档案馆所藏的草图,是1644部队原防疫科科长榛叶修,在1946年4月17日写《日军罪行证明书》时绘制的。这一草图,与上述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平面图基本相同。

1644部队的罪恶活动之一,是研究和繁殖各种致命的细菌,用作进行细菌攻击的武器。

1944年12月,驻华美军司令部参谋二处将南京1644部队的情报上报美国军部,说1942年浙赣作战中,日军散布的细菌,就是在1644部队建筑物中产生的,运载细菌的飞机,是该部队拥有的特殊飞机。此外,前苏联也将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等情况送交美国,并一再要求引渡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审判。

但美国却拒不引渡,也不进行审判。原因是美国也在进行研究,而且很多项目与日军细菌战试验的项目类似。日军的试验结果,对美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资料,美国急于把这些技术情报弄到手,特别是用活人进行试验的结果,对美国来说是不可多得资料。因为,用动物进行试验所得到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适用于人类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有关技术情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免于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责任。对于麦克阿瑟的要求,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研究同意了麦克阿瑟的意见,给石井等人免于追究其责任的特殊待遇。这就是国际法庭没有审理日军细菌战案件的原因所在。

侵华日军在南京的荣字164部队,是日军主要的细菌战部队之一,其第一任部队长,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兼任,可见其在日本细菌战部队中的重要地位。

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是二战中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战秘密部队。731部队从成立到日本投降的十几年中,用活人进行各种细菌实验,杀害了至少4000名抗日爱国人士和其他人员。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关东军各部队火速销毁罪证,仅731部队本部就连烧三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事实上,日本侵略军早在二战之前的1937年,就在中国使用了化学武器。而在抗战爆发后,日军更是疯狂地加紧研究和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这一切都是在极秘密地进行的,以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人对日军细菌战的秘密知之甚少。美国现代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经过多年潜心调查研究,揭示了被隐藏半个多世纪的绝密档案史料,在美洲大陆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1945年8月8日,北满洲大部分地区异常炎热和潮湿,被烈日烤焦的大地上几乎没有一丝微风吹动。焦虑和恐惧的苏联和日本士兵沿着气氛紧张的满洲和西伯利亚的边界相互对峙,他们很久以后还能记起那天汗水不停地从他们夏式军装边上滴落下来的情景。双方均在此布下了重兵,从30年代末开始直到今天,断断续续的流血冲突不断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和平。为了对付终将要爆发的反日战争,防御工事已延伸到前线大部分宽阔的平原。此时的日本,受到准备进入日本本土的同盟军队接连不断的燃烧弹的攻击,已处于动脉大出血的状态,但依然期望满洲能成为亚洲版《众神的黄昏》的最后一个舞台中的场景。

两天以前,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宣告了核时代的到来,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而在这里互相敌视着的日本和苏联士兵们,对6日发生的这一异乎寻常的大事仍然一无所知,但他们知道日、苏两国间的战争已是一触即发。事实上正是这一天,即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一天,苏军接到命令,越过边界,解放满洲。

日本的首脑们已意识到,如不是那些普通的士兵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近在眉睫,日本将面临失败。但是,他们依然激励自己力量已尽的军队,为维护他们占领的殖民地疯狂地拼死战斗。昭和天皇在8月15日已正式宣布日本停止抵抗,无条件投降,但之后战斗还持续了几个星期。在这一短暂的战斗中,双方都伤亡严重。后来,为了纪念这些为帮助中国东北省份而牺牲的数千名苏联战士,在满洲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建起斯大林建筑风格的纪念碑。

在满洲激烈的战斗中,很多民间和军事设施遭到了破坏,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日、苏双方都知道这是惯例性的战争的必然结果。但苏联人很快就发现,撤退中的日军进行的一些破坏性活动,既不寻常又非惯例。苏联士兵在进入海林、林口、孙吴、海拉尔等靠近苏联边境的一些城镇时,发现一些奇怪而又绝密的设施在日本情报机关收到苏联正在接近时的情报后,当即被撤退的日本兵破坏殆尽。在海拉尔的郊外,苏军发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现

场:一个土浅坑中至少有一万具的尸体。中国人和蒙古人的男人、女人及孩子的尸体满满堆在一起,有的尸体还有余温,清楚地证明他们是在日军慌忙退出这一城市时被杀害的。

在向满洲中心部挺进时,苏军多次发现了类似的场景。安达飞机场建筑已被彻底破坏。在哈尔滨,有些建筑被销毁得痕迹不留,而周围建筑纹丝未动。哈尔滨郊外平房的特别绝密军事综合设施,除了一幢巨大的建筑物因在非常紧急的状态下无法彻底销毁残留下来以外,其余的已被彻底摧毁,成了一片废墟。

进一步南下,苏联人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日本的傀儡政府“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几乎完好无损,但有个秘密基地的郊外孟家屯却成了一片废墟。工业城市奉天被解放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但有几个被隔离的地点却在日军极度慌乱的撤退中被破坏殆尽。在美丽的港湾城市大连,苏联军队也接到报告,那些当年禁止当地中国人进入的神秘的基地也遭受了那最后时刻的破坏。同样的事情在拉古、克山、东安、鸡宁、东宁等地也同样现。

令苏联和中国当局最为不解的是,那些废墟的周围地区就像是“诺亚方舟”。那些曾经是秘密基地的废墟上成千上万的老鼠窜来窜去,还有大量的兔子及豚鼠等小动物。在附近还有无人看管的成群的有病的牛、绵羊、山羊和其他的家畜,如骡子和驴子。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几百只的猴子在附近游荡,甚至还有几头无人看管的骆驼在四处漫步。很快又有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那些瓦砾废墟的下面,还埋着无数的动物和人的骨头、衣服碎片及一些人工制品,说明它们曾有人住。

当地的居民对这些设施里以前的情况讲不出什么来,只告诉解放他们的军人,他们知道日本占领期间这些基地周围很大的范围内都是被禁止出入的。一些人猜测在那些军营的典型的高高圈起的障碍物的里头一定发生过一些恐怖事情。有些人知道在各基地上驻扎的日军的部队名:731部队、100部队、荣1644部队、565部队、2644部队。这些部队是一组特殊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有人知道其中一些部队指挥官的名字,如主要人物,部长石井四郎中将、若松有次少将、北野政次中将。

后来那些被捕的日本军官们慢慢地、故意省略许多,一点点地解开了这个谜。从1945年底到1946年,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原关东军医部长隆二中将、原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中将及其他数十名的高级军官接受了苏联情报机关的审讯。这些军官揭露了日本在满洲犯下的骇人听闻的、与纳粹德国最残酷的行为相当的罪恶暴行。

从1931—1932年日本占领满洲的那时刻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的“科学者”在满洲整个区域内进行了细菌战(BW)和化学战(CW)的研究。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这些“科学者”在满洲各地建立了很多秘密基地。在那里,他们不受任何当局干涉,可以用动物和人自由地进行实验。日本在它的占领期间,事实上把满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和化学战的实验室。

最早获悉日军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是美国人。但是,由于美军也在秘密从事细菌战研究,为了不让这一核心机密被牵连出来,美国人采取了种种手段,掩盖了日军细菌战的罪恶。1943年是太平洋战争关键的一年。经过连续的海上激战,战局开始不利于日本,美国开始处于优势地位。美军经过浴血奋战,解放了大战初期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

1943—1944年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新几内亚岛、塔拉瓦岛、硫磺岛、塞班岛、关岛等处的战斗,对日美双方来说,都是激烈鏖战。在多次对战中双方都伤亡惨重。美国报刊、杂志叙述了这些酷斗恶战特别是日本兵的疯狂抵抗,愿为天皇和祖国拼死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情形。在麦克阿瑟元帅指挥的这些跨岛战役中抓到的好几千日军俘虏,美国人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受过医学训练的官兵。这些落入美军之手的饿着肚子、充满恐惧的日本兵中,有医生、卫生兵、护士、药剂师和兽医等。这些受过科学训练的俘虏对美国解放者来说是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获,美国获得这些人是知识财宝,可能从他们身上发掘出有关日本战时技术成果的情报。美国调查官被下令讯问这些俘虏以取到下列情报:

细菌武器的研究、实验、开发地点;正在开发,生产的武器与生产地点;贮存地点;正在研究中的疾病;使用手段与有可能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细菌战的战术;炭疽病免疫力的理由;以任何方式参与细菌战的人员。

为了解日本计划以何种病原体作为细菌武器,俘虏被详细询问了“最近接种了何种疫苗?共几次?”这样的问题,以了解日本计划作为细菌武器的病原体种类。从几个情报机关派遣来的调查官员,对受过科学训练的俘虏们进行了彻底地询问。从这些俘虏那儿,美国得到了第一手的可靠确证,日本进行了相当规模的细菌战研究开发。以前中国提出日本使用细菌和毒气的指控现在事实上全部得到了确认。获得的其他情报表明,日本细菌武器开发的规模、比原先想象的要大得多。

当然接受讯问的日本俘虏们,为保守日本的秘密尽量地隐瞒真相。也有的俘虏在无意识中泄漏了情报,但大多数否认参与过细菌战实验。许多俘虏声称对细菌战一无所知,当被提示日本会致力于像细菌战那样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时,有些俘虏还装出一副吃惊和沮丧的模样,但是,通过穷追不舍的个别讯问,还是掌握了有关细菌战的大致情况。

从1945年3月16日两名在硫磺岛被俘虏的军医的审问记录中,可清楚地看出俘虏方面抵赖推托的伎俩及美国讯问者为获取细菌战重要情报的高超讯问。面对讯问,这两名军官声称从未接到过有关细菌战的具体指示,并表示“不相信日本会使用这种战争手段”。可是声称对细菌战一无所知的两人却承认知道哈尔滨的防疫给水部队,并且还知道从事有关用于细菌战的病原体研究的“东京生物实验中心”,甚至还熟识与细菌战研究有关的军部要人。当地的自由战士对寻找细菌战情报的美军情报部门来说,也是一重要情报来源。比如,1944年12月,日军在缅甸实施细菌战的情报传到情报总部。消息说,3个月之前,缅甸的抵抗战士发现了“装有黄色半透明的20立方厘米的针剂瓶”,经分析后发现含有霍乱菌。发现针剂的缅甸人说,这些针剂是日本飞机投下的。此外,在泰国,1944年9月爆发了一场鼠疫,那个地区在近代从未发现过鼠疫。泰国人和美国人都推测:这场鼠疫的流行是由于日本“细菌第5项行动”人为引起的。

美国的细菌战调查官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情报之一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柏林的瓦砾。1945年6月20日,驻扎在柏林的美国陆军逮捕了日本驻德使馆科学参赞北条圆了大佐。北条是个细菌学家,当时51岁,在满州的早期时代就和石井在一起工作过,了解日本细菌战研究的核心机密。北条大佐从1941年2月8日起作为科学参赞开始在首都柏林,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轴心国及其他占领区走动,搜集德国的细菌战研究情报。

北条被逮捕后,即被作为重要的情报来源,而被送到华盛顿接受讯问。北条提供的情报,经与已掌握的资料相对照后,被认为是“总的来说是可信的”。这位原科学参赞提供的情报是如此广泛而又详细,令五角大楼感到满意。美军情报部门逐渐开始系统整理从战俘处获得的片断的情报,得知石井部队是“日本帝国陆军中唯一负责细菌战的部队。”到1944年秋天,情报部已确实把握了日本细菌武器开发研究的概况。在那时,他们已查明东京、广州、南京、大连、长春和哈尔滨等地的研究实验设施,并确信在其他地方也有细菌战研究中心。

情报部得出结论:在几年的时间里,日本研究了鼻疽菌、鼠疫、炭疽、霍乱、赤痢、结核、伤寒等可能还有其他疾病作为细菌武器的可能性。另外得知:日本曾研究开发过数种细菌武器的运送方法。

1945年6月4日,华盛顿的军事情报部门发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是对收集到的有关日本细菌战情报的总结,是根据许多情报来源的资料做成的,这些情报来源包括“俘获的海军官兵的笔记、文件及战俘有关日本细菌炸弹的供述”。这份备忘录内容全面而且令人恐怖。

美国政府的有关官员对日本进行规模庞大的细菌战研究这一调查报告感到震惊和紧张。因此,他们决定对此情况严加保密。因为显然如果日军成功地开发进行了细菌战这一消息传出去的话,会挫伤美国国内后方的士气,并使日军得知盟军已获得有关日军细菌战的情报,而争取对策保护他们的细菌战设施。最重要的是,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不得公开

版权所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2004年12月13日创建